#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録監生臣周　牧

北史卷二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楚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 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為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為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為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幷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

子文思及宗之奔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為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

晉益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

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荆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户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彦之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

子等督闗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絶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屑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悦字慶宗歷

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恱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惟得一刀削恱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恱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恱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

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刺史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勲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為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朏襲朏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麄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朏弟裔

裔字遵脩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

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内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户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内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周孝閔帝

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為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𢷋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禄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

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
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兖
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
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表求罷河西
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
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為祠部尚書大鴻
臚卿頴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

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
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
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
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甯
太守改寖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
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

統萬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陽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兖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

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
帝不荅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
臣之禮尋勑昶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修
往文彼所不納請俾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
主復虁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
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
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
聞於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

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偏躁喜怒不恒每至感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内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横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

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

又以其文集一部賜祖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残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一笑耳其重祖如是自祖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並尚存立祖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内外奸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祖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隨

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孝文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

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
事謚曰明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孝文妹
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為
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
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
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
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
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

公主在宮內周歲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敕正光初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扇獎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為兵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內溫縣幽於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

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脱本衣服着烏巾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

等三人棄家將寳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寳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寳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惟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

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寳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寳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

三人為强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夤雖少覊寓而志性雅
重過期猶絶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
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
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
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内侵圍逼
壽春寶夤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
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
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

狷引退士卒死没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嘗歸休寶夤嚚性温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内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别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横流

哽咽良久後衵軍敗惟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
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
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
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
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
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
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
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

淮北仍度淮南梵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

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玆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髙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

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

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寳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説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

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即正而罰之

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别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兹大

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
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正德
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
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
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
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
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
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

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髙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黒水朝廷甚憂之除寳夤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寳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髙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

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廹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

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獘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為編户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酈

道元為闗中大使竇寘謂寀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
栁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
望且謡言鸞生十子九子𤔡一子不𤔡闗中亂武王有
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闗中何所疑慮道元行
達隂盤驛寳寅寀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
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内稱隆
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
地毛鴻賔與其兄遐紀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侯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髙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兾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惟聞陛

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黄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携酒就之叙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惟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携男女就寶夤訣别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

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戓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夤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吴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為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

誓布以心腹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元年秋屆於洛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問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及寶夤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出為都督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寅見禽贊拜表請寶寅命尒朱兆入洛為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元象初吴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為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客與交通許推為主正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侯景所推盤桓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

封南郡王正表遂於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兖州刺史
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
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
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諡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
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
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
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

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所感服闋襲爵武

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卒子慨深沉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為兼太常卿桂陽内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允脩佐郢州及脩卒即以泰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不就乃奔齊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為吏人所安卒官

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冤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在梁封永豊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黄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室在蜀惟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

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将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将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劒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黄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

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户收其租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懐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因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滿回還部人季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

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
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
刺史謚曰襄攜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
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
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攜入朝周孝閔帝踐阼除
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
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

肅副蕭撝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别賜食思君縣五百戸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悦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

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寳元年封樂梁郡王丹陽尹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

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閒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旨明應答無滯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安

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祕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

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陰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畆以給

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娱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

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頋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耻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盖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

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决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

懼禍蕭寅亡破之餘竝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
盛當位遇雖有桃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
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
去讐賊罷祿頡䂍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
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祗退泰撝圓肅
大圜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鎡基懐文抱
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
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

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北史卷二十九

北史卷二十九考證

司馬楚之傳唯得一刀削○削魏書作鞘

劉昶傳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封○魏書昶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今上文云昶嫡子承緒此云承緒子暉恐有誤

蕭寶夤傳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從字下魏書有子字

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雍睦之禮○寶

黄上魏書有事字

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魏書無伯字殆因下文莫折念生有弟伯珍而誤也

贊傳孝昌元年○元年監本誤宗悲今改從魏書

蕭正表傳景度攻楊州○度字下一本有江字

北史卷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三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十八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潛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叔彪 從子文偉　盧同 子斐 凡子景裕 景裕弟辯 光

光子貴 光從弟勇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

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麍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凡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

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諡曰宣子度世
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
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遐特為崔浩所敬位至
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
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因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
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
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
以報其恩大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

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桓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絶妾媵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娌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為伯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勑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

伯源表以為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遠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

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偽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為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

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秘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
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湛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
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無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
殿多其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
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李沖特相友善沖重伯源門風
伯源私沖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
文意遇頗亦由沖伯源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
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

韓子熙讓弟采嚮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若卒官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

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懐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絶言吾處李孟之閒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彦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宫學士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

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
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
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
道多所非毀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
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
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
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

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采盧郎後漏泄省
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
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
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
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
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
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
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

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已在死中
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
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為丞相遷武陽太
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
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邢特進
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駑拙性實疎嬾勢力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

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隣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無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髙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墙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

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

弔祭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
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
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
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
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
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
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

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歷勲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為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聦

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隅紗幃以聽焉元
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沉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
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
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
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
孝徵薦為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
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

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竝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

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沉雅有學尚

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逵為後道侃弟道和字叔
雍凡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
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
秀屬以秀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
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兖州刺史
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
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謡亂為御
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

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大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襲熙裕為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

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恵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茍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謂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勑停内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寛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
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
當晩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勑副使王
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
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寛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
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
見於色貌及至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凡伯源為别
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

怖淚汗橫流齊明以腐米臭魚堇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愕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

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
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襃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
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
暉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為徐州刺史
昶既儒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
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
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

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黄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月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寛和矜恕善於綏懐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

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歴羣書兼有文
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
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
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
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
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
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
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

尋其亡日即是發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别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熈熈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

啟淫汙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皃麤好酒曽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羙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晩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

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叅軍機事強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頴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計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黄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

子黙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説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顔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勑潛與琳為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續為

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
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税
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
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
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
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
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
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乆復來
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
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
得憂情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
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
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糶其米乃之
虗景和擁衆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
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

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鄘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因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鄘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吴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遜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

日斬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遂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恃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

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
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遽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
云此昆李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
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
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度世繼
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
女也皆亡被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
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

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昶等
竝循父風遠親踈屬叙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
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
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
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
暮乃入内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
門二主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
損子孫多有非法帷簿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

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
從祖凡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敘其鄉姻諸
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
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
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
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温
清亦同已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

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荆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為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兖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

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闗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

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頻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為黄門侍郎周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内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啟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説齊柏社鎮下

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髙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宫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行其國禮及愷

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蒨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上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

蘇威不平奏威隂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逈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啟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

如此上曰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

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凡
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
河陰乃兄觀竝無子文集莫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

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為賀
拔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
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

初復徵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
諮議辭疾不受孝昭即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
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
對深溝高壘運糧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
謀略帝命元文遥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
崩事寢武成即位拜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爲金州
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
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

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竝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

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冑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遺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辛

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支尚書謚山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勲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勑祖勲母曰𦈡𦈡既破何無賀表使者時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

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鷰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揚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縁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

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况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翩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

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旣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甞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

顯光本州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襃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

案並復乖舛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刋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黄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偽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勲書上省唯别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為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别録歴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

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

行臺關太尉太尉撿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

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

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

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

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

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還

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

黄素勲簿政可釐止姦僞然在軍虚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閲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勲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竪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陣某官某勲印記為騐一支付勲人一支行臺記至京師送門下别函守録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勲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歳久生

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勲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逺近云某處勲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為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速申立効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歳方上勲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

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乂以同為持節兼黄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黄門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同兄瑒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瑒瑒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

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啟乞儀同初同之為黄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欵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吏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筠青州中

從事同凡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太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

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

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輙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鏁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

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刃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尒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

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除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

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

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若榮之出為宜州刺史以恚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銓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

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增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宫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宫尹之屬亦後所創

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

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
為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
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戸三萬以
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
光禄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禄大夫大
都督戸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
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
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戸

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
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建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
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
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
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
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

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戸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戸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戸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穴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别駕戸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

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戸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戸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

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
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
命郡丞戸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
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
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
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
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
軍殿中司馬横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

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陜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

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
魯陽太守太子少宫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
為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
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
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
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
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宫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
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

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貴清宮因典宿衛貴乃奏改周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貴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貴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貴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貴將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貴公卿奏二人

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

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縣八黃鍾為宮詔貴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

鹹人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糴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熲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搆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貢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貢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

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

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

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

高卧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兾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黄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毁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

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

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勑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

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官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濳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

子章殘忍為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貢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甚𢢼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北史卷三十

北史卷三十考證

盧玄傳初湛父志法鍾繇書○湛監本訛諶今從上文

曾祖湛句改正

昌衡傳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熲監

本訛頴今改從隋書

元聿傳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

宦監本訛官今改從南本

柔傳大軍屢捷○大監本訛太今改從南本

文偉傳邵甚重其敏贍○邵謂邢邵也監本誤郡今從
上文改正
同傳明帝世朝政稍衰○衰監本誤稀今改從魏書
同時久病羸強○魏書羸強下有從務二字
景裕傳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刃
折○謂魏書作嘿

北史卷三十考證